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十三回 華如剛藏機破法 龔敬南看鷓消閒

詩曰： 髡囚詭辯破生涯，不利三言計實佳。
人手經營風捕影，將來財帛浪搏沙。
步清垢服心無緒，看鷓登橋興亦賒。
觸物見貪填慾海，總稱市井室盤蛙。

話說百佛寺和尚華如剛因葛、龔二人說賣鄭柳墳山，不肯使他預事，暗地見瞿天民，下說詞撓阻。瞿天民細問三不利之意，如剛道：「鄭諫議之柩落土已久，尊府欲為太太作塋域，必須啟棺發墓而後可葬。此乃損人利己之事，於心何忍？況明府德望素彰，今為一段荒土以損名譽，竊為長者不取，一不利也；葛、龔二人素稱無籍，誘鄭柳發掘祖墓，得價百金，業主只得半價，二奸亦得五十金。自古道貧極無君子，倘日後鄭郎生情構訟，找價出於買主，使小人獲利，而禍害貽及尊府，二不利也；小僧聞昔年鄭宦謀此墳山，費了若干銀兩，指望世代簪纓，千年富貴，詎料入土之後，子孫零落，一至於此，地之美惡可知矣，明府用之，非也無益，而且有損，三不利也。況城市中小兒歌謠道：「破鼓聲，葛、龔、鄭；撞著他，便倒運。雖是戲言，實係民謠。聞葛、龔二人之言不宜聽信，僧言切直，望公詳察。」

瞿天民道：「深感盛雅賜教。然山之好歹，人之真偽，皆不足言。但不佞看了數日墳山，並不提起舊穴一節，豈非失於檢點？發人舊塚而圖子孫受用，亦非士君子之所為。若不是吾師指示，幾誤大事！」再三致謝，欲款留待齋，如剛辭別而去。

瞿天民父子們正在中堂談笑，只見葛、龔二人闖入來，唱了一個團圓喏。葛鷓道：「所事，小弟反覆開論，彼已首肯，只憎價開不足，還求量情增補。」龔敬南道：「明日乃黃道吉辰，老丈整頓交銀成契便了。」瞿天民低頭不應。瞿鷓道：「日昨我到破鼓廟求一靈籤，占得此山是個倒運局，故不用了。」葛鷓道：「大郎休得笑話！端的事體若何？」瞿天民道：「承二兄攬掇，倉猝間看此墳山，一時忽略，失於檢點，草草應允。細思發掘墓門久安之家，欲為己物，妄圖子孫隆盛，不亦謬乎？二君宜輔我以仁，不可陷人於不義之地，此事斷難領教也！」二人不敢再言，口呆目瞪的，不覺四隻腳不移自動，倒退出門外去了。

龔敬南道：「何如，決是這和尚破了法，活潑潑二十五兩白銀在袖中打滾，可惜走了爐。」葛鷓不應，只是千賊驢、萬禿廝，不住口喃喃的罵，兩個悶悶地走路。龔敬南眼觀他處，一腳陷入爛泥溝裡，仰面絆了一跌，急掙起來看時，鞋襪道袍盡皆泥濘，更兼臭不可當。葛鷓掩鼻而笑，過路的人站住了看。龔敬南道：「晦他娘鳥氣，天殺的不來救我，反掩著龔門冷笑。」葛鷓道：「這是老兄的利市，我怎敢上前沾惹？」

龔敬南渾身脫剝下來，向河內去洗淨絞乾了，將巾幘也除下來，一同提在手裡，同葛鷓一步步捱到家下，換了衣服，逕尋著鄭柳相議。鄭柳道：「錢財交易，自有緣分，和尚怎能破得？彼既不要，另尋一個主兒罷，何必苦苦去干求他。」葛鷓搖頭道：「奇奇，日前怎的講來，怎地緊急？今日反慢敲得勝鼓，裝起太平腔，好古怪異聞！」龔敬南道：「有甚異聞古怪！以我估度：若非禿廝藏機，必定另尋售主；任君暗地張羅，難脫我二雄之手。」鄭柳笑道：「好二雄嘴臉。這樣的估度，只當撒屁！我自前晚妻弟來家說起賣山一事，早晚准擬成交。妻弟諒有根底，昨早著人送五斗米、兩挑柴、四十貫錢來，與我說過，待那話兒入手，加倍償他。你說我得了這些東西，豈沒有十數日過活？故此事便緩數日何妨！」葛鷓道：「好一位撒漫的令舅，妙，妙！」龔敬南道：「四十貫錢有好一會賭哩，你還敢來上陣麼？」葛鷓道：「數敗之將，望風而遁，他兀敢當鋒抵陣哩！」鄭柳道：「我鄭爺專要砍那硬嘴強舌的好漢，便與恁殺一陣，待怕怎的？」龔敬南道：「不要說嘴，來的便是漢子。」葛鷓將手指著內室道：「只怕，只怕噢！」

三人正划得入港，只聽得裡面敲桌打凳，一片聲罵道：「那個瘟病狂不死的狗賊，來賺這少年亡去賭。可憐我連日受餓，若不解這條褲子買米吃，這時候已為乾癟之鬼。好鐵心膽的忘八，黑肚腸的死囚！聞得了數十貫錢，便見財起意，兜他去賭。我好恨也，天呀，天呀，我死也不放這兩個掛牢牆的配軍！」一面罵著，捶胸跌足的哭將起來。葛、龔二人向鄭柳丟了個眼色，飛奔出門去了。鄭柳假去尋睡，任憑渾家穢言辱罵，向晚來依然去賭，畢竟弄去了這數十貫錢，赤手快快而回。夫妻兩個這一場廝鬧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那華和尚見了瞿天民回寺，當夜靜思：「瞿老果然富足，久聞事母至孝，為親擇地，決不吝價。長溪峪上南裡許，有一片好地，我曾見來，山勢肥圓而頂平坦，是為庫象。麻門西先生常勸我謀之，以做壽域，後代必發財祿。我等出家人圖得一身受用足矣，那管徒子徒孫的後局。若此山脫手便罷，倘在時，必須如此如此而行。佛爺著力，穩獲厚利。」次日侵早起來，盥冷水洗了臉，空肚皮去尋麻門西。相見了，詢問此山在否？麻門西道：「這山還未曾賣去。近日價又輕減，師父若要，及早可圖。」如剛道：「小僧沒家計買他，今有一富翁要尋好地。」即將瞿天民母死，如此如彼，細細說了。

麻門西道：「師父下顧，有何主見？」如剛道：「小僧來見先生，不過為利而已。先生有甚妙策，誘瞿子良來買此山，我二人於中取事，圖得一場小富貴方好。」麻門西道：「這也不難，但要個莊主才好做事。」如剛道：「要那莊主何用？」麻門西道：「當初這地價咬釘嚼鐵定要六十餘金，數年來並無承受之人，價目漸漸跌下來了。目今若有四十兩，穩取到手。這銀兩必須得一莊主出手買了，然後去見老瞿，自有妙計打合科索，厚價轉賣與他。四十金原還莊主，餘利對分。這是撐船就岸的生理，可惜少一莊主。」如剛笑道：「莊主就是小僧。」麻門西道：「若得恁地時，此事成之甚易。」留定如剛早飯罷回寺，等候消息。麻門西逕來見那山主，斟酌定了，令人至百佛寺照會如剛，急袖了銀兩到山主家，當晚兌銀立券，夜深散訖。路上如剛說：「門老若會瞿公，切不可提起小僧法名，但說家師文煥的名號便了。」

麻門西應諾。次日，麻門西遍處尋訪瞿子良親戚。旁人指道：「留守司前張佛匠，乃瞿宅兒女親家。」麻門西假以裝貼佛像為由，來見張佛匠議定價目，拉他到酒肆中坐地，虛心相勸。

張佛匠三杯落肚，漸覺醺醉，麻門西才講出：「長溪峪有一片平地，敢煩吹噓往瞿宅說合，玉成之後，必行重謝。」張佛匠滿口應承。二人離了酒店，一同到毗鄰村來。張佛匠先見了親家女婿，說了來意，次後引麻門西相會。

瞿天民迎入客廳。茶罷，麻門西通了姓字，自誇有十分本事，又講：「長溪峪這片平山是百佛寺僧人出賣，此山風水甚奇，子孫世發財祿，久仰高風，不以自薦為醜，敢此造府奉聞。」

瞿天民道：「承門西錯愛，深感盛情。然千聞不如一見，待學生經目一觀，從容請教。」麻門西道：「老誠的確之見也。尊駕若去，小子奉陪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更妙。」張佛匠道：「長溪峪離此不遠，何不即往觀之？」瞿天民暫以現成酒飯款待，同取路往長溪峪來。麻門西引瞿家父子直上對面山頂，指著這平山，細言風水之妙：「龍行帶倉庫，富足賽陶朱。你看那左右龍虎有情，前後砂水迴護，豈非是貫朽粟陳之地？」瞿天民細細看了，也覺得入眼。便問道：「這山有幾多開闢，賣主是百佛寺甚僧，價數幾何？」麻門西道：「此地方圓有十畝之大，樹木大小共八百餘株，賣主是百佛寺富僧文煥，價銀三百餘金。」

瞿天民笑道：「地雖寬敞可用，只嫌價目太高，小弟焉有此力量？」麻門西道：「老丈擲數百金如蛟龍去一鱗耳，何太謙如是？果嫌價之太高，待學生宛轉贊襄，諒亦可減一二，臨期自有權變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暫且告別，容日酌量定了，竭誠奉迎。」

麻門西道：「這山現有幾處宦家圖買，事不宜遲，此機一失，謀之實難。」瞿天民佯佯應諾。行至山下，麻門西作別，往東去了。瞿天民一行人往北而行。瞿璿路上道：「此山寬平開闢，不下十畝之數。山上大木，細點約有百株，其餘樹木參差不齊，亦有五百餘株。況四圍石礮、祭台、玄壇等項又且齊備，若費二百餘金，亦不為過。」瞿天民點頭不語，一齊行至家下，張佛匠別了進

城。當晚，麻門西又到張家探問聲口。張佛匠將瞿璿言語對他說了，麻門西聽了暗喜，自去尋華如剛潛通消息。有詩為證：
緇衣嗜利計何深，六出奇謀拜後塵。

世事未來難逆料，此山端不屬瞿君。

再說葛鵠自從瞿家受了些言語，自覺惶愧，不敢上門，心下深恨著如剛賊禿破了好事，終日穿東過西，尋張覓李，察聽和尚的過失，要和他鬥嘴。數日間無隙可入，又不敢擅自去撩撥他，當下昏悶無聊，反袖著手，街上閒蕩。自古道：無巧不成話。葛鵠剛剛步出街口，劈面撞見瞿助。葛鵠道：「助哥，往何處去？」瞿助道：「相公著小人到百佛寺中，有些薄務。」

葛鵠動疑，細問何事。瞿助將麻門西說合去長溪峪看地，並價關賣主，一五一十的說了。葛鵠暗付：「決是這禿廝勾搭那姓麻的殺才做一檔兒。」對瞿助道：「你回家多拜上相公並二位郎君，得暇時便來探望。」瞿助道：「相公待墳山一成，即與太太、安人舉殯，恰好忙哩，大官人怎不過來幫興，難道教官人空過？」葛鵠道：「這是不必講的，一定來哩。」瞿助道：「凡事攜帶則個，莫教獨自價吃飽了，使在旁站的耽餓。」葛鵠笑道：「若有些肥膩時，決不教汝等白瞧。」對面嘻嘻地笑了一回，分頭去了。

後人看了這白日鬼幫閒的好漢，專與人家僮僕等插科打諢，貓鼠同眠，做一首短歌兒嘲他：

白面郎君，學幫了介鬧，勿圖行止只圖介錢。臉如筍殼，心如介靛；口似飴糖，腰似介綿。話著嫖，拍拍手掌，贊揚高興；講著酒，搭搭屁股，便把頭鑽。兜公事，指張介話李；打官司，說趙介投燕。做中作保是渠個熟徑，說科打諢倒也自新鮮。相聚時，賣弄介萬千公道；交易處，勿讓子半個銅錢。話介謊，似捕風捉影；行介事，常記後忘前。害的人虎腸鼠刺，哄的人綿裡針尖。奉承財主們，呵卵脬，捧粗腿，虛心介下氣；交結大叔們，稱兄弟、呼表號，挽臂介捱肩。個樣人勿如介沿門乞丐，討得個無拘束的自在清閒。

這葛鵠別了瞿助，信步走至大街，逕出河口，只見龔敬南。站於新橋頂，看小廝們放紙鷂戲耍，仰著臉喝聲道：「好風，好風，這一會子飛入雲眼裡去了。」不提防葛鵠溜在身後，高聲喊道：「老龔，好高興哩！」龔敬南唬了一跳，急回頭，見是葛鵠，罵道：「死殺才，嚇我這一下。」葛鵠笑道：「這喚做活驚殺，嚇死貓狸好合藥。」龔敬南道：「休得胡講，你從何處來？」葛鵠道：「適間不意中詢知華和尚機謀好狡，奪人道路，特來尋兄商議，恰好於此湊遇。」二人攜手，逕落橋下站定。葛鵠將華如剛轉托麻門西捱身入步，往瞿家勾合買山一節，對龔敬南說了。龔敬南道：「這一片山委實有些氣脈，非百佛寺和尚之產，乃東門陳寫真家祖塋。若使老瞿見了，多分要合手呢。」葛鵠跌腳道：「若這段交易成就，卻不便宜了這禿廝？怎地設計破之，方稱吾意。」龔敬南低頭思忖，無計可施。正躊躇間，忽聽得「刮搭」地一聲響，只見一個老子從橋心滾將下來，將一桶子冷飯傾翻滿地。二人抬頭細看，這老子不是別人，乃碧雲庵中打齋飯的老何，原與龔敬南相識。二人慌忙扶起，老何一面發喘，兩手托著腰，蹲倒地上。龔敬南將飯揀在桶內，扶老何到一座茶坊中坐了。老何喘了一會，方才神定。龔敬南道：「你老人家怎不細膩，跌這一下子，卻也利害。若有一差二誤怎好？」老何歎氣道：「前生不修，今世裡罰作孤苦道人，受這醜賤婆娘的鳥氣。今日若不是二位扶持，險些兒跌死了也。」龔敬南道：「你在碧雲庵中，卻也清閒自在，受誰的氣呢？」老何道：「我初進庵時，且自清靜，看待也好。近來小庵主與百佛寺華和尚勾搭上了，那禿驢多疑，憎我礙眼，暗中挑撥庵主，終日絮煩，是要逐我出庵的意思。昨晚買了一個豬蹄了，二人正待吃酒，誰想被一貓神咬了去，將我百般辱罵，好不悶人。今日出來，腳步也把捉不定，兩眼似遮暗的一般，這一下跌落橋來，好生干係！」龔敬南聽了這話，暗喜中題，勸道：「老人家不要煩惱，將就些罷。」老何道：「庵主的言語，兀可消受。叵耐那禿毬無狀，委實惱人。怎能殼咬下他一塊肉來才消此恨，只是奈何他不得，乾嘔這惡氣。」

葛鵠聽了一會，忍捺不住，唆口道：「老何，我老葛代你出一口氣何如？」老何道：「我的爺老子，若能殼擺佈這華禿一場，老朽死也瞑目！」葛鵠扯二人近身，附耳密言數句。不知所講的是甚計較，且看下回分解。